U
101
Y8
1639
V.5

LIBRARY
MAY 7 1969
UNIVERSITY OF TORONTO

古方略征卷之四

婺源　余懋衡　謹輯
明　袁州　張自烈　恭閱

省大同諸處供億

監察御史邢雄巡按山西言大同諸處人民歲輸糧草餉給邊士供億勞苦　太祖惻然謂中書省臣曰軍士戍邊道里險遠民人供億誠艱宜少紓其勞乃命停歲納馬草若乏用則給直市之尋詔山西陝西北平諸衛令軍士依時芟取芻草以爲儲蓄免致勞

民。

太祖嘗言兵民相資。兵之衣食。皆出於民。民勤苦倍於兵。而其衣食恒不足。至是給直市芻草。又令軍士自爲儲蓄。厚下安宅之道類如此。

先臣呂柟曰。西北邊糧草。全賴陝西小民肩擔驢馱。謂之空運。近來變而納銀。是以糧草漸乏。不能濟急於一時。故古人貴儲粟。且前人立法。決不可輕易改之。臣按此論與 太祖儲蓄之意相符。因附記于此。 自烈謹識

置內外衛所

太祖嘗以前代兵多虛數。乃監其失。設置內外衛所。凡一衛統十千戶。一千戶統十百戶。百戶領總旗二。總旗領小旗五。小旗領軍十。皆有實數。至是重定其制。大率以伍千六百人爲一衛。而千百戶總小旗所領之數。則同。遇有事征調。則分統於諸將。無事則散還各衛。管軍官員。不許擅自調用操練撫綏務在得宜。違者俱論如律。

國初自京師達於郡縣。各立衛所。彷古趙克國羊

祐遺意。令督兵屯種。兵農兼務。法甚善。今皆廢而不行。諸所衛官。冗食而巳。各旗自漕輓外。供衛官使令而巳。屯田子粒。官軍逋侵漁而巳。兵制之壞。莫此爲甚。今天下實在衛所官軍之數。猶踰十九萬。不知此十九萬者。安所用之。及虜寇並起。乃始扼腕嘆兵不足用。又從而召募之。兵愈募。則餉愈增。餉愈增。則民愈困。將來無窮之禍。益有不忍言者。藉前此率繇　祖法。加以振作。無浸失初制。豈至潰裂莫可收拾如今日哉。

自烈謹識

宣德二年。上諭行在兵部尚書張本曰。各處衛所官旗。不能撫恤軍士。多致逃亡。舊例皆有降罰。朕寬待之。限一年之內。勾補不完。然後加罪。卿宜用心考核。如有不完。必須降罰。古人云。威克厥愛允濟。若更因循。則軍政必至廢弛。不可不用意。臣按此言深得 國初置衛所深意。但專勾補而略操練。軍伍雖鮮逃亡之人。軍政不無廢弛之弊。惜張本不計及此。補聖慮未逮耳。

自熈謹識

勑約束將校

太祖遣使齎勑諭徐達李文忠等曰。將軍總兵塞上。偏裨將校。日務群飲。虜之情僞。未嘗知之。縱欲如此。朕何賴焉。如濟寧侯顧時。六安侯王志。酣飲終日。不出會議軍事。此豈爲將之道。朕今奪其俸祿。冀其立功掩過。如猶不悛。當別遣將代還。都督藍玉。昏酣悖慢尤甚。苟不自省。將繩之以法。大將軍宜詳察之。遷民鎮脩城。非今所宜。況軍士疲勞已甚。若又使之力

深○慮○如○此○

役。不惟供億艱難。亦恐胡人得乘吾隙。非計之善也。

信賞必罰。威惠相濟。　太祖御將之道至矣。諸將廼復有酗飲悖慢。如藍玉顧時者。大將軍紀律安在哉。

自烈謹識

討五關叛蠻

總兵官辰州衛指揮楊仲名討破叛蠻。捷奏至京。

太祖遣使賚勅諭之曰。三苗不仁。自古帝王多撫之。而終不遵化。是以累世爲良民患。今年朕遣爾率兵進討。果有韜略。十一月一日飛捷至京。朕深爲之喜。聞諸蠻既平。獨吳面兒遠遁谿洞。人事異宜。險阻異勢。不必窮追。彼惡稔貫盈。自將夷滅。是命內臣尚履奉御呂玉詣軍。觀兵閱勝。爾其盡心撫綏。以副朕意。

雖遣內臣。觀兵閱勝而已。未嘗分將權也。如唐之

於魚朝恩。宋之於童貫。則自求辛螫。喪師辱國。至今議之。

臣按漢靈帝時。盧植圍張角於廣宗。垂當拔之。帝遣小黃門左豐視軍。求賂不得。還言於帝曰。廣宗賊易破耳。盧中郎固壘息軍。以待天誅。帝怒。檻車徵植還。繇此觀之。凡遣使請軍觀兵閱勝。宜先察內臣忠謹。不至如左豐索賂。然後可。不則雖以植之速破張角。不能不就檻車。悔何及哉。

諭丁玉蓄謀用士

太祖御奉天門。謂左都督丁玉曰。爾近征威茂諸州。幸已成功。然聞爾在軍中。謀士甚少。間有之。又待之不得其心。夫爲將必先智謀。智謀必在用士。故推誠

○治○天○下○急○務○在○是○

○漢○明○帝○詔○請○邊○者○妻○子○自○隨○此○亦○推○誠○之○一○端○

待人則人爲我用。若待之不誠。人亦孰肯盡心効用哉。蓋得士者勝。失人者弱。苟不知此。惟力是尚。何足以制敵。固有竭萬人之力。以應敵而不足。有用一人之智。以制敵而有餘。此用智力之殊也。既往之功。幸焉有成。後將有命。宜審於此。

軍志云蓄恩不倦。以一取萬。惟恩素蓄。謀素和也。

丁玉失之。

征威茂諸州有功。復以幸成策其後。此又鼓舞將士之術。

自烈謹識

論武備不可忘

太祖謂諸武臣曰用兵之道必先固其本本固而戰多勝少敗何謂本內是也內欲其實實則難破何謂實有備之謂也後世不知務此至有戰勝之餘遂忘武備往往至於取敗人孰不曰天下平定之時可以息兵偃武殊不知治兵然後可以息兵講武而後可以偃武若晉撤州郡之備卒召五胡之擾唐撤中國之備終致安史之亂此無備之驗也夫當天下無虞之時而常謹不虞之戒然則武備可一日忘哉

秦人講武之禮罷為角觝安得不亡

即洛水作六師意

周既定天下。雖戢戈櫜矢。兢兢求懿德保厥士。此即武備之大者。 太祖所謂講武治兵。豈徒鍛甲砥劍。橋箭檠弦已哉。蓋內脩而外攘在其中。猶古帝王安不忘危云耳。

太祖謂武備不可忽。自是久安長治之道。然

太祖嘗與諸將論兵政曰。國家用兵。猶醫之用藥。蓄藥以治疾。不以無疾而服藥。國家用兵以戢禍亂。及四方承平。只宜脩甲兵。練士卒。使常有備也。蓋兵能弭禍。亦能召亂。若恃其富強。喜功生事。結

怨啓釁。正猶醫家妄以瞑眩之藥。强進無病之人。縱不殘軀隕命。亦傷元氣。故爲國者。但當講武事。不可窮兵黷武。爾等皆有軍旅之寄。宜深體朕意。臣按後世論兵。能三復 太祖斯言。庶幾古除戎戒不虞之意。不則厲精武事。功不補患。甚非國家之福。可不慎與。

自烈謹識

勅備高麗

太祖詔留高麗使者周誼於京師而遣通使先還且勅遼東都指揮使潘敬葉旺曰禦邊之要務在深思所以深思者必審勢度宜匪張威武孰使懷恩恩威得宜庶幾制人而不制於人前者高麗不能如約假稱討辜遣人詣邊以覘中國今留誼於朝歸其通使爾等宜縱此人齎誼書歸更約必以禮來若復妄遣人至就邊止還勿令入境高麗昔在漢隋唐時或降或叛侵擾邊疆若輕與之交久則必以奇貨招誘戚

兵故昔人雖不明爲捍禦而必實其邊地者以此也

今縱與其來亦不可不備

不令高麗招誘戍兵杜漸防微古今守備之策莫先於此

臣按永樂中虜使進馬官驗不堪者令退牧虜地毋入境任劉寬伺深得守邊方略至正統許牧大同虜得詗知地險數犯邊繇此盜嘆 國初邊防之密如近日虜大入輒陷州郡備不足故也可以爲戒 自烈謹識

諭任官辨邪正

太祖諭吏部曰。樹藝非其土。則不蕃。授官非其才。則不任。任官之務。當進方正之士。邪佞者去之。部臣以邪正爲難辨。 太祖曰。正人所爲。治官事。則不私其家。當公法。則不私其親。邪人反是。此亦易辨也。

天地至公而已矣。不私者。至公之謂也。公生明。任人致治之道。盡于此。

臣自烈謹識

論賞罰勸懲

太祖諭禮部臣曰。人君操賞罰之柄。以御天下。必在

○近代以私○愛行賞者○比比○

至公無善而賞是謂私愛無過而罰是謂私惡。如此

○法傳錄制此非是

不足以爲勸懲朕觀漢高帝斬丁公封雍齒。唐太宗

黜權萬紀李仁發。而賞魏徵之直。皆至當可以服人。

賞不○足○勸○罰○不○足○懲○孫○君○子○小○人○雜○進○耳○

所謂賞一君子而人皆喜罰一小人而人皆懼朕於

○永○樂○中○王○賢○以○青○烏○之○術○官○至○府○尹○

賞罰。未嘗敢輕若一時處分或有未當卿等宜明自

○此○不可爲法

執論。寧使賞厚於罰。但不可濫及。使小人僥倖耳。

小人僥倖之術。類能令人主不覺。然未有不附左

右而進者。觀蔡京之於童貫可見。

宋仁宗時。杜衍務裁僥倖。每有內降。率寢格不行。積詔旨至十數。輒納帝前。帝嘗語歐陽脩曰。外人知衍封還內降邪。凡有求於朕。以衍不可告之而止者。多於所封還也。　太祖此言。與宋仁宗一揆。僥倖者何自而進。後世諸大臣。見不逮衍多矣。識者耻之。

自烈謹識

命將直擣雲南

太祖御奉天門。命潁川侯傅友德爲征南將軍。永昌侯藍玉爲左副將軍。西平侯沐英爲右副將軍。統率將士往征雲南。先是五年遣翰林待制王禕使雲南招諭故元梁王把匝剌瓦爾密入朝禕遂被殺諭之曰。雲南僻在遐荒。行師之際。當知其山川險易以規進取。朕嘗覽輿圖。咨詢於衆。得其阨塞。取之之計。當自永寧。永寧領長官司四先遣驍將。別率一軍以向烏撒。大軍繼自辰沅。以入普定。分據要害。乃進兵曲靖。曲靖軍民府曲靖雲南之喉襟。彼必併力於此以抗

我師宜審察形勢出奇取勝既下曲靖三將軍以一人提勁兵趨烏撒應永寧之師大軍直擣雲南彼此牽制使疲於奔命破之必矣雲南既克宜分兵徑趨（節李左車策）大理先聲已振勢將瓦解其餘部落可遣人招諭不必苦煩兵也師行

太祖出餞於龍江旌旗蔽天而上友德等師至湖廣命都督郭英陳桓胡海率兵五萬繇四川永寧趨烏撒友德等率大軍繇辰沅趨貴州路多險阻諸將欲深入郭英曰破敵貴先聲攻取必自近始舍近趨遠非策之上也遂以兵攻赤水河

距去河二十里爲營。時久雨暴漲。英曰賊恃水漲。不意吾濟下令諸軍斬木造筏夜半濟河比曉敵始覺遂大驚潰。緜是雲南諸郡邑皆震。

出餞龍江。士氣伯倍。

自烈謹識

由棱龍江。士氣百倍。　自然踊躍

遂大驚潰。謂是雲南諸郡邑皆叛。

賛普濟下令諸軍斬木造筏夜半濟河北襲敵營

東北流二十里為嵩明州又兩泉瀑英日跳行水漾下

命諸衛軍士防倭

山東都指揮使司言每歲春發舟師出海巡倭今宜及時發遣　太祖曰海道險勿出兵但令諸衛嚴飭軍士防禦之

防虜亦如此

天順中安南黎灝侵占城池西略諸土夷敗於老撾內臣汪直欲乘間討之使索下安南犢劉大夏匿弗予尚書爲榜吏至再大夏密告曰釁一開西南立糜爛矣尚書悟乃已按大夏此舉深計遠識

卽 太祖不出兵廵倭之意○

自烈謹識

論烏撒諸蠻負固

吉安侯陸仲亨遣使馳奏烏撒及東川芒部諸蠻復叛。太祖勑諭傅友德藍玉沐英曰。烏撒諸蠻。何官軍散處。大勢不合。故有此變。朕觀雲南之地。如曲靖普安烏撒建昌。即令勢在必守。其東川芒部烏蒙。未可遽守也。且留大軍屯聚蕩除烏撒芒部等蠻。戮其酋長使之畏威。方可分兵守禦。彼蠻負固者尚多。爾其慎之。詔至。友德乃遣人會沐英進擊烏撒諸蠻。大破之。

近日勦寇宜知此意

太祖嘗言蠻夷小國。不爲中國患者。必不伐之。至負固如烏撒諸蠻。則必蕩除而後已。此王師所以不測也。盖即高宗撻伐荆楚之意。與窮黷自別。

自烈謹識

諭傅友德取糧爲食

太祖遣使諭潁川侯傅友德○永昌侯藍玉○西平侯沐英曰○近得報○知盤江道路尚梗○且乏糧食○符到可留兵四百守水西城以觀靄翠動靜普定亦留兵如水西且令兩軍合勢日攻烏撒諸蠻取糧爲食彼將奔命不暇尚暇擣我空城邪○不然○則士卒饑困矣○

○俞○大○猷○嘗○言○以○守○爲○攻○亦○如○此○用○兵○分○合○得○宜○故○勝○

敵勢强則分之○我勢散則合之○分合之間○變化不測○兵法云○食敵一鍾○當吾二十鍾○智將務食於敵○日攻諸蠻○取糧爲食亦然○

两軍合勢○猶率然在山○方能制勝○天啓丙寅間○撫分閫內閫外○不相爲用○亦不相爲謀○各自請兵○兵數參差○漫無所攷○如均之閏六月之兵○撫臣疏開閫內見兵○不及二萬○督師疏開閫內兵五萬有餘○多寡互異○增減懸殊○安望首尾擊應以制勝哉○邊事支離○即此一事可見○

自烈謹識

諭吳復等合攻諸蠻

太祖遣使諭安陸侯吳復平凉侯費聚曰。符到可疾報征南三將軍。傅友德沐英藍玉凡烏撒烏蒙東川芒部盤江關索嶺諸蠻。悉蕩除之。爾安陸平凉二侯。會兵攻擊砦柵。安陸總兵。平凉副之。若通關索嶺路。愼勿與蠻人戰於嶺上。當分兵直擣賊巢。以掩襲之。使彼各救其家。不能糾合。以抗吾師。其傍諸土寨。即未能下。俟三將軍師至。合兵攻之。必克也。勑至。復等進兵攻諸蠻寨。悉下之。

嘉靖中饒平民張璉反。借名張官。流陷江閩諸州縣。詔諸道合師二十萬討之。俞大猷言于督府胡宗憲曰。璉雖離巢出刼。其妻子財貨。皆在巢。若我以大軍追其巢。彼必聚衆自救。辟虎方逐鹿。羆據穴而搏其子。虎安得不置鹿而還。還而憊之。如拉朽矣。且三省會擊有期。豈可以數萬之師。從一夫闔走哉。于是引兵疾走栢嵩嶺瞰璉巢。賊果歸保巢。而大猷出擊。俘斬甚衆。按此深得直擣合攻之法。

自烈謹識

戒勞民爭利

燕州府巡簡王德亨、上言家本階州界於西戎、有水銀坑冶、及青緑紫泥、願得兵取其地以歸於朝、太祖謂戶部曰。盡心求利。商賈之所爲。開邊啓釁。帝王之深戒。今珍奇之產。中國豈無。朕悉閉絕之。恐此途一開。小人規利。勞民傷財。爲害甚大。況控制邊境（上策）貴於安靜。苟用兵爭利。擾攘不休。雖悔無及。此人但（後世思開礦足國其釀害何如）知趨利。不知釀害。豈可聽也。

安邊息民。自清心寡欲始。 太祖爲宗社計。久遠

如此。向令德亨言果用。利未得而害隨之。得豈償失哉。

臣按洪武十五年。廣平府吏王允道言磁州臨水鎮地產鐵。元嘗于此置鐵冶。都提舉司總轄沙窩等八冶。爐丁萬五千戶。歲收鐵百餘萬斤。請如舊置爐冶鐵。 太祖曰。今各鐵冶數尚多。軍需不乏。而民之生業已定。若復設此。必重擾民。是又欲驅萬五千家于鐵冶之中也。杖之流海外。又洪武二十年軍校丁成。言河南陝州地有上紋下紋。上黃

塘下黃塘者。舊產銀礦。前代嘗採取。今錮閉已久。請復開之。太祖謂侍臣曰。凡此言利之臣。皆戕民之賊。朕聞元時江西豐城之民。告官採金。其初歲額。猶足取辦。經久地產既竭。民力消耗。一州之人。卒受其害。豈宜效之。此二事與不聽德亨勞民爭利略同。夫朝廷不恐擾民。戕民。其意不在于規利明矣。然德亨之說。既不用。而王允道丁成復以冶鐵開礦進。可謂侮法之甚。杖流允道。衆論快之。成獨蒙寬典何哉。

自烈謹識

分設雲南衛戍

太祖遣晉守右衛鎮撫李果往西涼諭都督濮英。及守禦都指揮宋晟曰。七月二十日晩。彗星出西北。主有賊兵。出入宜警備。自今回回之地。有馬駝羊畜入境。止遣親信一二人往視。切勿發兵迎之。此輩或假以貿易爲詞。伏賊兵於後也。慎之。遣使諭傅友德藍玉沐英曰。近得報知雲南守禦諸軍。餽餉不足。朕遠度事宜。惟雲南大理楚雄臨安曲靖普定之地。可晉兵守禦。東川芒部烏蒙。則未可也。若烏撒旣克。亦宜

少留兵戍之○其餘士馬○悉令討擊未服諸蠻○俟其懾服○然後以東川之兵○駐於七星關之南○關在烏撒軍民府府城東南頂有七峰置防禦所烏撒之北○中爲一衛○其餽餉則東川之民給之○若烏撒立衛○則令烏撒之民給之○或七星關或烏蒙或芒部立一衛○各俾本土之民給之○自永寧以南至七星關○中爲一衛○令祿照昇子等蠻給之○皆俾餽餉歲足○如是則兵衛相屬○道路易通○無事則分○此○法○今○日○可○行○兵駐守○有警則合兵勦捕○若分兵散守○深入重山○蠻夷生變○道路梗塞○則非計也○符至諸將當慎飲食○撫

士卒。候諸蠻悉定。方可班師。

或攻或守。皆用合勢。兵衛相屬。道路易通。即首尾擊應之法。

自烈謹識

諭傅友德等治烏撒

太祖遣使諭征南將軍潁川侯傅友德永昌侯藍玉西平侯沐英曰近者烏撒蠻人叛亂賊殺官吏彼蓋未覩大勢軍威必謂我軍散處緩不及應故有此變朕觀彼中地勢旣守臨安楚雄大理則曲靖普安烏撒建昌亦在必守其東川芒部諸蠻之不服者必戮其渠魁使之畏懼不敢反覆若班師則一衛留兵不過五千賊勢若合豈無數萬衆寡不敵何以能守今止留兵百餘人守城餘則盡令入山搜捕其黨使彼

○此○先○威○次○德○處○

○令○治○盜○者○專○言○撫○非○討○

智窮力屈○誠心款附○方可留兵鎮服○卿等其共圖之○且乘兵勢修治道途○務在平廣○水深則構橋梁○水淺則疊石以成大路○烏撒東川芒部之地○亦皆治之○仍召其土酋○令諭其民丁○各輸糧一碩○贍軍○治蠻夷之道○必威德兼施○使其畏感○不如此不可也○

雖威德兼施○不能不先威次德○以蠻性獷悍難制耳○昔人論治盜○先勝之後安之○又曰小盜安之○大盜勝之○治蠻夷皆然○

自烈謹識

戒衛所造作

廣州左衛奏請令有司於民間造兵器給軍士以禦倭寇。太祖謂工部臣曰。兵以衛民。今欲禦寇而以兵器役民。是民未被寇先有勞費。非所以安之也。自今天下衛所兵器有缺。宜以軍匠付布政司。聽其置局。以民匠相參造之。毋令衛所造作勞民。

今天下民苦寇餉。盜亦未被寇而先有勞費者。又況禦寇官軍。往往無功坐食。民何能堪。兵無毫髮衛民之益。而民有億萬養兵之患。此亂之所以日

剗也○宋朱熹曰○天下國家之大務○莫大於恤民○恤民之實在省賦○省賦之實在治軍○此言得之○臣自烈識

戒衛所造作○不獨減勞省費○亦且隱寓防閑○非太祖識深慮遠不及此○自勳謹識

論用兵在任將

太祖與學士李翀等論武事。翀曰用兵重在任將。太祖曰。任將之道固重。然必任之專。信之篤。而後可以成功。昔齊用司馬穰苴。魏用樂羊。可謂任之專。信之篤。故皆有功。若唐肅宗用魚朝恩。憲宗用吐突承璀。爲監軍。使諸將掣肘。以致敗事者。是任將不專。信之不篤故也。翀曰惟 陛下聖明深知此失（翀當條陳任將得失。即岳武穆所謂仁。智信勇嚴闕。一不可）

太祖曰將必擇有識有謀有仁有勇者有識能察幾於未形。有謀能制勝於未動。有仁能得士心。有勇能

權堅破銳○兼是四者庶可成功○然亦在人君任之何如耳○○

後世○非不專任○恐○未○得○可○任○之○人○○

任專信篤○御將之要○然必先得其可以信任之人○如穰苴樂羊輩○然後足以成功○它若騎劫趙括諸人○任之雖專○信之雖篤○卒用挫敗○又非必監軍掣肘而後僨事也○任將先擇將○擇將先核實○秦王翦知此意○　自烈謹識

諭邊軍就本衛較試

太祖諭兵部臣曰。朕向者以天下既不用兵。軍士閑逸。若不練習。恐猝有調遣。不堪應用。故命天下官軍。分番入京。較試。行賞罰以示勸懲。今附近衛所已試。而邊遠者未至。恐近邊將士既來。城守空虛。或盜賊乘隙竊發。此又不可不慮。自今邊衛軍士較射。止就本衛。不必赴京。其知之。

後。世且有驅禁旅出勦。流賊者

赴京則城守空虛。本衛較射。則練習易懈。須衛所官得其人。明賞罰。示勸懲。官軍庶幾可用。

勅將士巡倭

太祖命將士運糧往遼東。諭之曰。海道險遠。島夷出沒無常。爾等所部將較。毋離部伍。務令整肅以備之。舟回登州就彼巡捕倭寇因以立功可也。

舟回巡捕倭寇。因而不擾。人樂為用。兼可以節餉。

洪武十八年。勅靖遠侯葉昇等飭理蓋復金三州城池。俟海運船至。即以操舟軍士。併築之。與舟回捕倭之術同。特事稍別耳。

嘉靖丙辰徐海擁倭奴入寇。海自擁部下萬餘人。

又導故寇柘林者陳東所部下數千人與俱聲言宅茜分掠江淮於越諸州郡閒以扼援兵而海等當寇乍浦下杭州蘇湖以脅金陵氣甚巡撫胡宗憲方召諸司畫計夜半聞乍浦圍宗憲乃分遣兵澉浦海鹽之間爲聲援而自引兵壁塘西相犄角海頗聞新總督胡即故御史所嘗提兵督戰於鶯湖王涇之間而覆之者尋罷乍浦圍不敢復窺杭宗憲以王直據烈港勾倭夷貿易爲逋逃主威信准海上無他罪狀欲誘而吏之會携其黨今走

遣辯士蔣洲陳可願及故嘗與直友善者入海諭直。直感悅願如約。遣其養子毛海峰欵定海關謝過。宗憲曰。直既悔悟。徐海貪人也。誘之以利。或可狃其心。疾走人諭海峰。因厚遺諜者。陰過海所曰。直巳遣子欵定海關。 朝廷且赦之矣。新總督威名。非曩時比。且仰體 朝廷德意。推心置人腹。若不乘是時解甲自謝。它日必爲虜矣。海亦遣酋自謝。約罷圍去。因以要宗憲稍出中國貨物遺他倭酋。而疏釋其罪。佯諾之。海於是始歸心願爲死。然

一陳東心竊疑海私我遺猶鞅鞅未之從也宗憲乃用間縛海書記葉麻數遣諜厚遺海兩侍女日夜說海并縛東東爲薩摩王弟帳下書記於是出葉麻酋中令其詐爲書於東及兵賊殺海其書故不以遺東陰泄之於海激怒之海讀其書流涕益德宗憲日夜謀縛東以報出所故掠中國貨物千餘金賂王弟詐請東代書記海因夜得東即縛以踐約葉麻與陳東相繼縛而諸酋長洶洶內亂矣是時諸酋長既疑且怨海亦自度反故島必爲諸酋

長所賊殺。故內附日固。東黨方日夜襲殺海。宗憲佯令海自擇便地居之。說海以西沈家庄居東黨。東沈家庄居海部下諸酋。已又令東詐爲書。夜遺其黨曰。海已約官兵夾勦爾輩矣。東黨果疑。而夜伏邏卒東沈家庄道上瞯之。私相稍而鬪。海中稍。衆大亂。俄而宗憲擐甲叱兵左右列。大呼而入。會風烈麾衆束千餘炬。人各持炬。縱火焚之。海遂沉河死。兵蹈河斬海級以歸。臣按宗憲以廣用間諜平倭寇。大率皆儀秦諸人之術。海貪而愚。卒墮宗

憲計。後之善禦倭者。當別有方略。徒襲用宗憲故

智。而倭狡黠。或出海右。則成功難矣。因附記於此。

自烈謹識

諭沐英等防蠻

太祖遣使賫勅諭西平侯沐英吉安侯陸仲亨平凉侯費聚南安侯俞通源四川都指揮使甯正楚雄衛指揮使袁義大理衛指揮鄭祥品甸衛指揮賴鎮金齒衛指揮李觀儲傑等曰近御史李原名歸自平緬朕聽其所陳知百夷譎詐之詳雖百千萬言無一言可信繇是觀之蠻夷反欲窺伺中國為我邊患符至可即葺壘金齒楚雄品甸及瀾滄江中道須高城深池固其營柵多置火銃為守備賊來勿輕與戰相機

乃動。徃歲雲南軍中遣人至百夷。多貪財貨。不察事勢輕重。張威賈勇。貽笑諸蠻。又因靖江王不才。以大理印行令旨。皆非道理。致其侮慢。上累朝廷。繼今不許一人徃平緬。惟靜以待之。彼若有文移則大略答之否則勿答應有職貢之物皆不得取如是數年之後。則麓川之地。可入版圖矣。卿等固守朕言毋怠。

（機○權○）

大略答之。即漢文遇南越王之法。

諭止高麗入朝

高麗遣使姜淮伯來。奏其權署國事王昌請入朝。太祖諭其使曰。高麗限隔山海。風殊俗異。歷代以來。雖通貢中國。而向背不常。言多不信。邇年臣執國柄。廢立自繇。既囚其父而立其子。今請入朝。此豈王之意。必執國柄者之所爲也。詭詐之情。昭然可見。自昔賢哲之君。若此非爲。耳不欲聞。何也。葢爲壞彝倫廢君道。無人臣禮。大逆不道。非中國之所宜有耳。使者歸語爾高麗。既自立童子。不必來朝。爾國中賢者自

知是非中國無所與焉且命禮部仍以此咨其國使
知之又勅遼東都指揮使司曰如高麗王至遼東宜
燕待之命還其國若使者來勿阻
不許來朝仍燕待之寛嚴得大體中國御夷之道
可以類推

自烈謹識

詔武臣習武事

府軍左衛軍士告千戶虞讓子端不習武事惟日以歌曲飲酒爲務　今勳臣子弟類如此　太祖怒命逮治之因詔凡武臣子弟○習酒博奕○及歌唱詞曲○不事武藝○或爲市肆○與民爭利者○皆坐以罪○其襲職依前比試不中者與其父並發邊境守禦不與俸

○與○律○合○

○此○法○令○宜○舉○行○○○○○○○○○○○○○

先是命武臣子弟讀書習武事○待其可用○予以官至此乃有不奉法者○卒逮治之○可謂仁至義盡○

自烈謹識

遣軍漸逼景東

太祖遣使諭西平侯沐英曰近得報已知破百夷思倫發遁去可遣軍漸逼景東景東徼外極邊控扼緬僰元日開南國朝置景府府領編戸八里按元史莊蹻王滇漢武開西南夷諸葛亮定益州皆未涉其境然夷性頑獷苟未引咎乞降必再入寇定邊去滇池遠遲行則用旬月速行又難與戰欲圖萬全須隨地屯田堅壁固壘相持以俟大軍四集然後進伐前此之勝徼指揮吳良堅守小寨亦幾受侮爾愼勿輕之務在持重相機決勝覆其巢穴乃爲善爾若其納欵請罷兵可

諭以大義。令償我所費金。并進馬萬五千疋。景東累喪軍士。令貢象五百、牛三萬、象奴三百人、彼果從命、如數入貢、卽許之、

償所費金。非苛求也。覘彼誠否。使我師有備耳。○

隨地屯田。深得誅遠夷之法。

自烈謹識

詔停遼東營繕

太祖勅武定侯郭英曰遼東軍務物情來者多言其艱苦況邊境營繕朕嘗爲卿言不宜盡力以困之今後作軍士皆强悍勇士善戰之人勞苦過多心必懷叛故往往逃伏草野山澤間乘間刼掠近者高麗表奏言多不實朕已命有司究之聞彼自國中至鴨綠江凡衝要處所儲軍糧每驛有一萬二萬碩或七八萬十數萬碩東寧女直皆使人誘之入境此其意必有深謀朕觀高麗自古常與中國爭戰昔漢唐時遼

東地方。皆爲所有。直抵永平之境。恃遠不臣。時時弄兵。今遼東乏糧。軍士饑困。倘不即發沙嶺倉糧賑之。必啓高麗招誘逋逃之心非至計也。使高麗出二十萬人以相警。諸軍何以應之。今營繕造作。暫宜停止。且令立營屋以居。十年之後。再爲之。古有言。人勞乃易亂之源。深可念也。

宋宣和七年。郭藥師叛降金。金幹離不得藥師。益知宋虛實。因以藥師爲鄉導。繇是觀之。高麗倘招誘逋逃。必將有爲高麗鄉導如郭藥師者。臣自烈

論宦官不可掌兵政

太祖觀唐書至宦者魚朝恩恃功玩忽無所憚謂侍臣曰當時甚不當使此曹掌兵政故肆恣暴横然其時李輔國程元振及朝恩數輩勢皆極盛代宗一旦去之如孤雛腐鼠大抵小人竊柄人主苟能決意去之亦有何難但在斷不斷爾又曰漢末之時宦官雖號驕縱尚無兵權故凡所為不過假人主之名以濁

天啓間事可以為戒

亂四海至唐世以兵權授之馴至權勢之盛劫脅天

舊制不令讀書識字良是

子廢興在其掌握大抵此曹只充令使豈可使之當

要路執政操權擅作威福朕深鑒前轍自左右服役之外重者不過俾傳命四方而已彼既無威福可以動人豈能爲患但遇有罪必罰無赦彼自不敢驕縱也

（若欲杜漸并不宜傳命四方）

傳命四方輒假威福往往與郡縣抗禮郡縣官且有諂內臣希恩倖者況使之當要路擅兵政乎後世宜以唐末爲戒

洪武六年冬十月命考究前代糾劾內官之法禮部議置內正司設司正司副各一人專察內官失

儀及不法者。十年內官供事內廷。言及政事。
太祖卽日斥遣還鄉。命終身不齒。制內侍不許讀
書識字。十七年 勅內官毋預政事。凡諸司毋與
內官監文移來往。凡皆 祖制萬世無弊者也。獨
正統六年。命太監曹吉祥監督征麓川軍務。十四
年命曹吉祥等監督討閩寇軍務。成化十七年命
太監汪直監督宣府軍務。正德中命太監張永谷
大用總督軍務。皆與 祖制不合。至如宣德四年
命謹身大學士戶部尚書陳山。專授小內使書。此

尤教猱升木。悖　祖制之甚者。　朝廷爲萬世宗
社計。自當率繇　祖制。而以正統成化正德不合
祖制者爲戒。詩曰莫予荓蜂。自求辛螫。追感昌啓
間事。其爲辛螫也大矣。臣言豈迂而無當者哉。
自烈謹識

諭諸將知軍士能否

太祖諭諸將曰。爾等所統軍士。雖衆寡不同。要必識其才能勇怯何如。緩急用之。如手足相衛。羽翼相蔽。必無喪失。若但知其名數。不識其能否。猝臨戰陣。何以應敵。且人家有僮僕。亦須知其能否。方爲將率而不知士卒可乎。夫能知人則勇者効力。智者効謀。鮮有不盡心者。苟一槩視之。則勇者退後。而智者韜策矣。爾等其識之。

銓曹宜識此意。

治。天。下。亦如此

或謂何以識其能否。曰郭逵嘗令偏裨自言所能。

不至倉卒乃求。此可爲諸將法。臣愚謂旣令其自言。而又倣司馬光十科嘗試法。隨材器使。則智勇皆出矣。它如趙括房琯輩。空言無實。不可不察也。

自烈謹識

宋訥議屯田備邊

國子祭酒宋訥上守邊策曰今海內旣安蠻夷奉貢惟沙漠胡虜未遵聲教若置之弗治恐歲久滋患邊圉卒荒若窮追遠擊恐大師往返萬里饋運艱難士馬疲勞 陛下爲聖子神孫萬世計莫若謹備邊之策耳備邊固在乎屯兵實兵又在乎屯田屯田之制（大政紀法傳録皆削去此一段井是）必當法漢本始中匈奴帥十餘萬騎而南欲爲寇漢將趙充國乃將四萬騎分屯緣邊九郡單于聞之引去夫以四萬騎分屯九郡而充國統制其問則當時

之籌畫區分槩可想見我朝諸將中勇智謀略豈無如克國者哉　陛下宜選數人每將以東西五百里（此策在承平時尤宜行）爲制隨其遠近高下立法分屯所領衞兵以克國兵數斟酌損益率五百里屯一將布列緣邊之地遠近相望首尾相應耕作以時訓練有法遇敵則戰寇去則耕此長久安邊之策也何必勞師萬里求僥倖之功以取無用之地哉　太祖嘉納之

訥官國子祭酒宜專言教諸生條科而止顧獨惓惓爲邊屯計久遠　國初人臣畱心時務如此近

伺如祭酒言及邊事。輒詢其出位。自釋菜課士外。凡所當建白舉行。關繫名教經術者。皆拱默不敢入告。惡在能講求時務哉。天下事宜其日壞而莫救也。

自烈謹識

雲南叛服不常。軍儲不給。沔陽指揮僉事潘進力修屯田。以足軍食。甲兵精利。遷爲雲南右衛指揮同知。觀此益信訥非空言。

自熈謹識

古方略 卷之四 三八 忠貞堂

古歙[illegible]

金白[illegible]梓[illegible]

論漢明帝苛察

侍臣言明帝亦漢之聰明主。太祖曰。人主不以獨見爲明。而以兼聽爲明。通於人情。察於是非。則聰明得其正矣。若屑屑於細故。則未免爲苛察。上苛察則下急迫。反有累於聰明也。

明王當三復斯言

上苛察則下急迫。下急迫則兢兢畏威避罪。苟且矯誣以欺其上。至於欺其上。則下之姦百出。國事必敗壞不可復救。或曰英主戒自用。良然。

太祖嘗命按察司定議事宜。條其憲綱所當務者。

以進。諭之曰。風憲綱紀之司。惟在得人。則法清弊革。人言神明能行威福。鬼魅能爲妖禍。爾等若能興利除害。輔國裕民。此即神明。若陰私詭詐。蠧國害民。此即鬼魅也。凡事當存大體。有可言者。勿緘默不言。有不可言者。勿沽名賣直。苛察察以爲明。苛刻以爲能。下必有不堪之患。非吾所望于風憲矣。臣按人主不以苛察自累。爲人臣者。或苛察見長。則不惟導人主以申韓之學。而凡諸臣所爲。往往害民蠧國。流禍非細。　太祖諭戒按察司。蓋深

寓杜漸防微之意○又非獨自戒苛察而已○謹識 自鴻

民視民聽○是謂聰明○若舍人情而矜獨見則壅蔽之患生○人主雖欲苛察○豈可得哉○ 太祖通于人情一語○即寓葢戒無咈百姓以從己欲之意○

情一諱。自富益求無厭百姓只從己欲之意。
之患也。人主雖欲苛察豈可得哉。太祖適千人
民觀見輿。是謂聰明。若舍人情而專獨見則壅蔽
衛社稷防微之意。又非獨任苛察而已。謹識

論漢文帝得失

太祖閲漢書謂侍臣曰漢文恭儉玄默則有之至於用人蓋未盡道初將相大臣迎自代邸即位首拜宋昌爲衛將軍張武爲郎中令其諸將相列侯宗室大臣皆在所緩非所以示至公也有一賈誼而不能用竟死長沙竇廣國賢欲相之以皇后弟不可曰恐天下以吾私廣國夫以廣國之賢爲天下用人何避私嫌乎此其於君人之道所以有未盡也

卽不避親讐之說

凡人避嫌者内不足也　太祖此論足補漢文所

未及。

自烈謹識

論致治在任人

大學士朱善曰古者人主致治重在任人蓋擇衆賢爲耳目則視聽周乎四海任衆智爲計慮則利澤施於萬民今天下太平惟選任賢才宜畱聖慮

〇近〇日〇朴〇貢〇特〇用〇二〇百〇六〇十〇三〇人〇同〇日〇曌〇秩〇

太祖曰然任人之道當嚴於簡擇簡擇嚴則庸鄙之

〇豈〇盡〇勝〇任〇乎〇豈〇盡〇簡〇擇〇嚴〇乎〇〇〇〇〇〇〇

人不進當專於任使任使專則苟且之意不生然必賢者乃可以專任之非賢而專任者必生亂也是任人爲難然人亦有謹於始而怠於終者亦有過於前而改於後者則固不能保其終始惟終始如一者其

懷忠報國之心堅如金石安得不任之若匿詐似信 ○此○輩○最○深○

○國○然○往○往○固○結○主○眷○

懷奸若忠者決不可任也

今天下病在不能用人如樞輔任大責重往往擇
之不嚴任之不專雖然任不專繇擇不嚴耳

論宋太宗詒謀不善

太祖覽宋史見太宗改封樁庫爲內藏庫。顧謂侍臣曰。人君以四海爲家。因天下之財。供天下之用。何有公私之別。太宗宋之賢君。亦復如此。他如漢靈帝之西苑。唐德宗之瓊林大盈。不必深責也。宋自乾德開寶以來。有司計度支用所缺者。必籍其數以貸於內藏。俟課賦有餘。則償之。凡有司用度。乃國經費。何以貸爲。缺而許貸。貸而復償。是猶爲商賈者。自與其家較量出入。及內藏既盈。乃以牙籤別其名物。參驗帳

籍。晚年出籤示眞宗曰。善保此。足矣。詒謀如此。傳足爲訓。書曰愼厥終惟其始。太宗首開私財之端。度其後世。困於兵革。三司財帛耗竭。而內藏積而不發。間有發緡錢幾十萬。以佐軍資。便以爲能行其所難。皆繇太宗不能善始故也

宋自新法行。其設法奪民。甚於加賦。當時病之。而唐末之弊尤甚。歐陽脩云。唐之始時。授人以口分世業之田。取之以租庸調之法。設官有常員之數。官不濫而易祿。畜兵有府衛之制。兵雖多而無所

損追其弊也。兵冗官濫。爲之大蠹。口分世業。壞而爲兼并。租庸調壞而爲兩稅。至於鹽鐵轉運屯田和糴鑄錢括苗搉利借商進奉獻助。無所不爲。卒至於亡。臣繇歐陽修之論推之。國家惟不識君民一體之意。愈煩愈弊。則邦本虧。而盜賊夷狄乘之。後世苟能以唐宋弊政爲戒。而以 聖祖之心爲心。天下可不勞而治矣。

自烈謹識

論漢賜民爵

太祖閱漢書賜民爵之令。謂侍臣曰。漢高祖立社稷。施恩惠。賜民之爵。子孫相承以爲法。或遇有事。輙賜民爵。至二級三級者。又聽民轉移與子。甚無謂也。夫爵所以命有德。禮曰以賢制爵。豈可濫及乎。且天下

近代有以腐爛奏疏得官者

之人無賢不肖槩賜以爵則賢人君子何以爲勸高帝貽謀若此。誠未盡善。

賜民爵不可。況鬻爵乎。語曰爵者盡也。各量其職盡其材。此即論定後官之意。善乎宋孝宗詔天下

曰。鬻爵非古也。理財有道。撙節出入足矣。安用輕官爵以通貨財。自今除歉歲民願入粟賑饑。有補於衆。聽取旨補官。餘一切住罷。後世當以此爲法。

○成祖嘗諭兵部尚書劉儁曰。武臣中有韃靼人。多不識字。難委以政。故只令食祿。遇有警急。則用以征伐。令中國人。亦有冒韃靼名以避政事者。其曉諭改正。不改正者罪之。

國初法制周詳。非獨爵無濫及。即祿不容苟竊。類如此。臣觀近世學究進士。去韃靼幾何。卒歷資遷轉至顯官。功實不著。

何異賜民爵而聽轉移。職名具存。無煩假鞿韁以希祿利。其弊較冐名避事尤甚。然則令天下求賢審官。使政事無廢壞。豈有不循名責實而能盡善者哉。

自烈謹識

論人主聰明壅蔽

太祖與侍臣論人主聰明不可使有壅蔽學士劉三吾曰人君惟博集衆論任用賢能則視聽廣而聰明無所蔽若信任姧邪隔絕賢路則視聽聰明爲所蔽矣 太祖曰人主以天下之耳目爲視聽則是非無所隱而賢否自見昔唐玄宗內惑于聲色外蔽于權姦以養成安史之亂（安祿山 史思明）及京師失守倉皇出幸雖田夫野老皆能言其必有今日者至是始怳然悔悟亦已晚矣夫以田夫野老皆知而玄宗不知其蔽

于聰明甚矣。使其能廣視聽。任賢能。不爲邪佞所惑。則亂安從生哉。

欲廣視聽。宜先任賢能。欲任賢能。宜先屏邪佞。此國家求治之次第也。

太祖嘗與侍臣論曰。昔楚莊王謀事而當。羣臣莫能逮。朝而有憂色。魏武侯謀事而當。羣臣莫能逮。朝而有喜色。夫喜者矜其所長。則志滿。滿則驕。驕則淫佚。敗日至矣。憂者憂其不足。則志下。志下必能虛心受人。則人孰不樂告以善。故莊王卒霸諸